

楊 廣 奪 嫡

(京劇)

劇情大綱

隋文帝楊堅曾云：「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邪！」（《隋書》）然而中國史上，扣除玄武門之變（李世民）、靖難之變（朱棣）之外，數一數二出名的可說便是文帝次子楊廣成功扳倒太子（長子）楊勇的奪嫡之爭。不同於李、朱直接對手足刀劍相向，楊廣利用父親楊堅、母親獨孤伽羅、大哥楊勇三人各自的人性缺點，遂行自己的奪宗之計，本劇描寫的，便是楊廣如何一步一步接收太子之位。

人物表		
楊堅	隋文帝	老生
獨孤伽羅	文帝后	青衣
楊勇	文帝長子	花臉
楊廣	文帝次子	小生
庭衛、太監、宮女若干、楊堅侍妾若干、楊勇侍妾若干、楊廣侍女（老旦）一名。		

場景		
場次	舞台	人物
第一場	流動的時空。空台。	楊堅、獨孤伽羅、楊勇、楊廣
第二場	左右區塊分別表示仁壽宮（一桌三椅）與東宮（一桌二椅）。	楊堅、獨孤伽羅、楊勇、楊廣
第三場	晉王府楊廣臥房（有床）。	獨孤伽羅、楊廣
第四場	大區塊是晉王府（一桌二椅）、小區塊是大牢。	楊勇、楊廣
第五場	御書房（一桌二椅）。	楊堅、獨孤伽羅
第六場	東宮庶人村（一桌三長凳）。	楊勇
第七場	同第一場。	楊堅、獨孤伽羅、楊勇、楊廣
第八場	仁壽宮（床、桌椅）。	楊堅、楊廣
第九場	金鑾殿（空台）。	楊堅、獨孤伽羅、楊勇、楊廣

第一場

（幕起，楊堅、獨孤伽羅、楊勇、楊廣分立舞台四角，互無交集。除了楊勇之外的三人身穿極素樸、極不「皇家」的服裝，楊勇的打扮亦不算浮誇，只是與其他人相比便顯得很華麗。）

楊堅：	（念）簡樸。
餘三人：	（舉袖遮面、念）苛刻。
獨孤伽羅：	（念）忠貞。
餘三人：	（舉袖遮面、念）嫉妒。
楊勇：	（念）多情。
楊廣：	（對父母、假裝煩惱搖頭、念）放縱、放縱。
楊堅、 獨孤伽羅：	（指責楊勇、念）放縱！（楊勇受傷的別過頭去）
楊廣：	（念）孝悌。（掩面偷笑）虛矯。
餘三人：	（念）孝悌。
楊堅：	（唱）不衣綾、無金玉、克勤克儉， 薄賦斂、輕刑罰、胸懷民間。
獨孤伽羅：	（唱）妻與夫、形影隨、不曾分散， 帝皇家、無姬侍、難得美談。
楊勇：	（唱）嫡長子、坐東宮、垂手中原， 一人之下、我獨尊、得意常歡。
楊廣：	（唱）敬雙親、友兄弟、養晦沉潛，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冷算機關。
楊堅：	（白）朕，楊堅。
獨孤伽羅：	（白）獨孤后。
楊勇：	（白）太子楊勇。

楊廣：	（白）晉王楊廣。
（四人第一次移動，往舞台中央聚集，站定。）	
四人：	（同聲、白）好一派和樂家庭景象。
（像是拍家庭照一般，停格。四人笑得燦爛如花。）	
楊堅：	（往原位走回，唱）誰知朕、苦無人訴、又難拋腦後，
獨孤伽羅：	（往原位走回，唱）蹙柳眉、幾多愁緒、盤繞在心頭，
楊勇：	（往原位走回，唱）憤恨衝撞、四下空無、我將天地痛咒，
楊廣：	（站著不動，看其他三人，白）可說的、不可說的自尋煩惱、各懷鬼胎， （唱）這幾股、人性暗潮、我最善游。
（以楊廣為中心，其餘三人以不同方向和速度圓場。）	
（楊堅、獨孤伽羅與楊勇最後在楊廣正面前相遇。）	
楊堅：	（拉楊勇衣袖、白）勇兒這身華麗衣衫…
獨孤伽羅：	（湊過去聞袖子、白）依稀脂粉氣味…
楊勇：	（白）這這……有何妨？四海承平，正好行樂。
楊廣：	（白）大哥真傻。
楊堅：	（轉過身，拉楊廣衣袖、白）廣兒一身襤褸。
獨孤伽羅：	（白）我知道，他只愛我為他選的好媳婦。
楊勇：	（白）二弟真傻。
楊廣：	（白）一身素樸、少近女色，這有何妨？
楊堅：	（白）勇兒奢華，廣兒勤儉。
獨孤伽羅：	（白）勇兒淫亂，廣兒專一。
楊勇：	（白）我……事實如此。兒臣知罪。
楊廣：	（白）欸！並非如此，並非如此。（好像是在客氣，但是有影射楊勇並不「知罪」。）
（楊勇有一瞬間懷疑楊廣心懷惡意，但是楊廣的表情非常謙遜和藹，楊勇想是自己搞錯	

	了。)
楊勇：	(白) 兒臣粗枝大葉，，讓父皇母后氣悶，不如不見。兒臣、兒臣告退便是。
(楊勇下。)	
楊堅：	(目送楊勇、擔憂貌、白) 勇兒，讓人放心不下。
獨孤伽羅：	(目送楊勇、擔憂貌、白) 放心不下。
(楊堅、獨孤伽羅又開始以楊廣為中心圓場，夫妻倆幾次擦身都無法同時正眼看對方，楊廣饒富興味的看著，微笑。)	
楊廣：	(唱) 這幾股、人性暗潮、我最善游。
(楊堅、獨孤伽羅兩人再度於楊廣面前同時停下。)	
楊堅：	(白) 勇兒呢？
楊廣：	(白) 聽說喝酒去了。
楊堅：	(白) 唉。還是廣兒孝順。
獨孤伽羅：	(白) 貼心。
楊廣：	(白) 並非如此，並非如此。(頓) 皇兄貌似以為爹娘對他生厭，竟日以酒澆愁，爹娘去探望探望他，讓他知道是誤會一場也就罷了。
楊堅：	(微愠，白) 這等無能太子，還要朕前往探視？
楊廣：	(白) 啊，是孩兒失言了。
楊堅：	(白) 錯的是他，不是你。
獨孤伽羅：	(白) 臣妾卻欲前往一看。
楊堅：	(白) 勇兒從小就這麼任性，都是你心軟寵壞了。
獨孤伽羅：	(白) 每個孩子我都寵，廣兒怎麼就好好的？
楊堅：	(白) 這……
獨孤伽羅：	(白) 勇兒個性單純，定是那小妾在其中挑撥離間。
楊堅：	(白) 要去便去吧。勇兒早已不是當年整天黏著你撒嬌的那勇兒了。

（楊堅、獨孤伽羅以楊廣為中心圓場，楊堅下。楊勇持酒瓶上，圓場歪歪扭扭。獨孤伽羅、楊勇在舞台兩側各自停步。同時楊廣略往後退，佔一旁觀立場。）	
獨孤伽羅：	（白）勇兒！勇兒！
楊勇：	（白）誰？是誰？
（一群姬妾上。簇擁著楊勇服侍他喝酒。）	
楊勇：	（調戲其中一名姬妾、白）是不是你在叫我啊？（又調戲另一名）還是你？
（楊勇拉著一名姬妾的手，吻了一下。獨孤伽羅看得怒火中燒。）	
楊勇：	（對該名姬妾，白）你叫什麼，叫本宮的名字。
（姬妾不敢直呼其名。此時獨孤伽羅已經走到楊勇身邊，姬妾們全都停止嬉鬧，獨孤伽羅示意要他們不要行禮。）	
楊勇：	（還是拉著那姬妾的手，她進退兩難。白）你知道本宮叫什麼名字吧？
獨孤伽羅：	（白）勇兒。
楊勇：	（白）對了！就是勇兒。你的聲音聽起來真熟悉啊。
獨孤伽羅：	（白）勇兒。
楊勇：	（白）奇怪了，好像是母后的聲音。
（姬妾終於掙脫、退到一旁，楊勇順著她的目光往身邊看，才注意到獨孤伽羅。）	
（靜止。）	
楊勇：	（覺得這一切不是真的，爆笑）哈哈哈哈哈！
（靜止。）	
楊勇：	（開始覺得這一切是真的，乾笑）哈、哈哈、哈哈。
（靜止。）	
楊勇：	（不想承認這一切是真的，裝醉，繼續笑，但是已經完全沒有快活的氣息）哈哈哈哈哈。
（靜止。獨孤伽羅轉身要走。）	

楊勇：	（白）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獨孤伽羅：	（白）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獨孤伽羅下。楊廣慢慢進前。）	
楊勇：	（苦笑轉得非常悲慘）哈哈哈哈哈。
楊廣：	（白）皇兄這麼笑，要傷身的。
楊勇：	（大悲、白）我偏要這麼笑、我偏要這麼笑怎麼著？我笑、我笑！ （唱）我笑那、伸手五指、有長有短， 我笑那、鳳閣龍樓、並非樂園， 我笑那、公孫布被、吝財鈞讚， 我笑那、醋缸常翻、強人所難。
楊廣：	（四下查看，沒人。有點可惜、白）皇兄醉了，這話傳出去可要殺頭的。
楊勇：	（白）要是傳了出去，便是你說的。
楊廣：	（白）自然不會說的，皇兄快快安歇吧。
楊勇：	（白）賢弟，你是天之驕子，又聰明，又機靈，雄才大略是翩翩君子，內外兼修是文武雙全，（自怨自艾帶點不服氣）本宮勝過你的就只有一件：（頓）虛長幾歲。
楊廣：	（白）說什麼傻話呢。
楊勇：	（白）賢弟，本宮不像你，就算有違自己的性子，也總是能夠順著父王母后。
楊廣：	（白）子曰：「無違。」
楊勇：	（白）不如這太子之位就讓了你。
（靜止。楊廣不悅。）	
楊廣：	（白）皇兄，別再喝了，快快安歇吧。
楊勇：	（白）讓了你！就讓了你！
楊廣：	（白）別說胡話了。

楊勇：	（好像突然清醒、白）賢弟，你別生氣。
楊廣：	（白）我沒生氣。
楊勇：	（白）好！那便陪本宮再喝個幾杯！無違！無違！
（楊勇醉倒，楊廣扶著他。）	
楊廣：	（白）來人。
（侍衛上，攙楊勇下。舞台上僅剩楊廣。楊廣拍拍衣袖，依然不快。）	
楊廣：	<p>（白）你要能讓，我又何需煞費苦心，嘴上的便宜還是免了吧。</p> <p>（唱）多虧那、伸手五指、有長有短，</p> <p>多虧那、鳳閣龍樓、並非樂園，</p> <p>多虧那、公孫布被、吝財釣讚，</p> <p>多虧那、醋缸常翻、強人所難。</p> <p>拒卻了、美酒食、盛宴華膳，</p> <p>謝絕了、舞與樂、翠袖紅衫，</p> <p>機靈靈、興風浪、圖謀漸展，</p> <p>冷冰冰、不改色、計使離間，</p> <p>上下經營多廣泛，</p> <p>步步為營求周全。</p> <p>莫道奪宗應自厭，</p> <p>能者治之理當然。</p> <p>哈—（笑聲嘎然而止，賞自己一巴掌，正色，白）得意忘形。現在還不是笑的時候。</p>
（燈暗。）	

第二場

（幕起，楊堅、獨孤伽羅、楊廣在大區塊的仁壽宮慶功宴正酣，楊勇在小區塊的東宮苦

悶獨酌。)	
楊廣：	(白) 怎麼不見皇兄？
楊堅：	(白) 說是病了，不過多半是稱病玩樂去了吧。
獨孤伽羅：	(白) 想必他那也正快活著。
楊勇：	(白) 玩樂著，快活著呢。事實如此，事實如此。
楊廣：	(白，冷淡看楊勇) 大哥真傻。
楊勇：	(白) 事實如此，事實如此。
楊堅：	(白) 莫提那令人不快之事，今日之宴乃是爲了我兒得勝班師。
獨孤伽羅：	(白) 好些日子不見，廣兒消瘦了。
楊堅：	(白) 廣兒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戰功彪炳，瘦些未必，倒是精實了。
獨孤伽羅：	(白) 在戰場上，廣兒固然是所向披靡，爲娘的卻日夜擔驚受怕哩。
楊廣：	(白) 孩兒不孝，在京的這段日子定好好孝敬父王母后。
楊堅：	(白) 看見晉王，不知怎的，心情便輕快許多。
獨孤伽羅：	(白) 是啊是啊，廣兒一回來，便讓人忘了那……
楊堅：	(打斷、白) 欸，不提東宮。
(楊勇醉趴在桌上。)	
獨孤伽羅：	(白) 是，不提東宮。那，皇上，這次要怎麼賞我的廣兒呀？
楊堅：	(白) 瞧這做娘的，急著替兒子討封哩！
(三人相視而笑，本區燈漸暗，楊堅、獨孤伽羅下，楊廣步入東宮，楊廣主動在楊勇身邊坐下。)	
楊廣：	(輕搖楊勇、白) 皇兄、皇兄。
楊勇：	(醒、白) 啊？啊！賢弟你來了！
楊廣：	(白) 皇兄怎麼寅夜獨自在此昏睡，至少添件衣裳，莫要著涼了。
楊勇：	(激動、白) 賢弟，爲兄的聽說你得勝歸來，心中很是歡喜。只是全身都不舒坦……

楊廣：	（白）臣弟便是聽說皇兄身子不爽，特地前來探視。
楊勇：	（激動、白）爲兄的知道、爲兄的知道！你一日奔波，慶功宴結束了便來探病，爲兄的心裡，很是感動。
楊廣：	（白）皇兄言重。
楊勇：	（白）只有你、只有你會來！
（楊勇親切的握住楊廣的手，接著爲自己和楊廣各甄了一杯酒。）	
楊勇：	（白）晉王征戰有功，爲兄的敬你一杯！
楊廣：	（白）皇兄別再喝了……
楊勇：	（一飲而盡、白）喝！喝！別當我是太子，當我是你大哥！
楊廣：	（無奈、白）是。
（楊廣正要喝，楊勇又醉趴了，楊廣放下杯。）	
楊廣：	（輕搖、白）皇兄？皇兄？
（楊勇沒有反應。）	
楊廣：	（覺得對手等級太低而不耐煩、白）楊勇，你太弱了。
楊勇：	（突然醒來、白）事實如此，事實如此。
（楊勇又立刻回復昏睡狀態，楊廣並沒有因爲他突然醒來而感到有偽裝敗露的危機，完全無動於衷。）	
楊廣	（唱）弱肉非敵手、揮軍欲迎戰， 時機將成熟、見獵抑心歡， 敗者寇、成者王、不敢輕慢， 莫怪我、招招致命、狠辣相殘。 （白）喝盡了，這一杯，手足情斷。（喝酒）好酒！這才算是酒！怪不得你沈迷其中。
（楊廣打算砸了杯子，但又停手，忍不住把桌上的酒全喝完了，才放下杯子，不管楊勇，下。燈暗。）	

第三場

(幕起。秦王府。台上有一床一椅，楊廣病巾，但是走動正常，看起來十分健康。)

楊廣：	(唱) 深鎖嬋娟嬌容豔， 絲竹斷絃撒灰煙， 細細琢磨、素淨粉面， 妥貼遮掩、逆骨真顏。
獨孤伽羅：	(內唱) 驚聞廣兒遭毒害， 急往秦王府中來， 但願愛子多福泰， 天倫長久不分開。
內臣：	(白) 皇后駕到。
(楊廣斜倚床上裝病。獨孤伽羅上。)	
楊廣：	(假裝掙扎著要起來、白) 不知母后到此，有失迎接，望母后恕罪。
獨孤伽羅：	(急著扶楊廣回床、自己也順勢坐在床上、白) 免了免了。逞什麼強呢。
楊廣：	(白) 兒臣當真無甚大礙。是何人如此大膽，洩漏此事與母后知道，驚動了母后，定要重重罰他。
獨孤伽羅：	(白) 我倒要重重賞他！為娘的怎麼捨得你一個人孤伶伶的在此受苦。
楊廣：	(白) 未曾受苦，未曾受苦。不過是誤喝了一口，過幾天便沒事了。
獨孤伽羅：	(白) 府中可有試毒之人？
楊廣：	(白) 自是有的。
獨孤伽羅：	(白) 有試毒之人還發生這事端，可曾問罪了？
楊廣：	(白) 這個，此君並未瀆職，故而未曾問罪。
獨孤伽羅：	(白) 有這種事？未曾瀆職，廣兒又從何遭毒？
楊廣：	(白) 這……
獨孤伽羅：	(白) 快快說來。

楊廣：	（白）是。前月孩兒前往東宮，陪皇兄喝酒解悶。
獨孤伽羅：	（白）勇兒可好？
楊廣：	（白）老樣子。
獨孤伽羅：	（想起上次見到楊勇的經驗，不悅，白）你若有那功夫，倒不如來陪娘談心。
楊廣：	（白）是，孩兒知錯。
獨孤伽羅：	（白）罷了。你去東宮，然後呢？
楊廣：	（白）喝了幾盅好酒。
獨孤伽羅：	（白）別讓皇上知道了。
楊廣：	（白）是。臨別之際，皇兄餽贈了一罈美酒與我。
獨孤伽羅：	（白）是勇兒下的毒？
楊廣：	（白）母后，兒臣想定然不是如此。（但是他的表情意思是定然如此） 呃，那酒從東宮運到府中，中途經過了好幾手，兒臣又事隔月餘方想到有此物，這段期間人人都有機會投毒，只怪兒臣一時大意，料想兒臣與皇兄十分友好，東宮贈物必然無毒，才失了戒心，叫試毒之人免試。幸虧只喝了一口，還在嘴內便感覺十分火辣，只是此毒毒性甚強，光是如此便……啊，反正最後無事。
獨孤伽羅：	（白）那是我兒命大！
楊廣：	（白）以後再也不敢輕忽了。
獨孤伽羅：	（白）我道東宮殊為可疑，他樣樣不如你，想必早起殺心。當年我為他索得元家女為妃，他卻專寵小妾阿雲，使喚元氏有如宮女一般。元氏本無病痛，忽爾暴亡，必是他遣人投藥，致使夭逝。我為了他的名聲，又想事已致此，便不會追究，想不到是縱虎歸山，如今他竟故計重施，意欲加害於我廣兒，我還在，他便如此囂張至極，我死後，廣兒該如何是好？

	<p>(唱) 大悲痛、大憤怒、化成長嘆， 眼見得、相煎太急、心下慘然， 怕的是、終有日、天人分散， 無能阻、孽子狂、骨肉催殘。</p>
楊廣：	<p>(唱) 聽此言、一時間、肝腸痛斷， 想起了、生死別、珠淚漣漣， 慈愛珍重、受之有愧、深切悔懺， (跪) 不孝兒、在堂前、長跪不安。</p>
獨孤伽羅：	<p>(扶、唱) 祈求嬌兒免遭難， 只怕唇亡齒便寒。</p>
楊廣：	<p>(白) 母后不必多操煩，鳳體保重為上。 (唱) 今後常伴母身畔， 凡事謹慎避禍端。</p>
獨孤伽羅：	<p>(拭淚、白) 我定要教那楊勇不能再加害於你。此間只有你我母子二人， 別叫母后了，叫娘，小時候你不都是如此叫我？</p>
楊廣：	<p>(白) 是，娘！</p>
獨孤伽羅：	<p>(白) 好廣兒！</p>
<p>(音樂起，一名老旦飾演的侍女小心翼翼、速度很慢的端上湯藥，獨孤伽羅看到了，過去拿了碗和湯匙，侍女下。獨孤伽羅坐在床沿，一口一口餵楊廣。燈暗。)</p>	

第四場

(大小區塊。大區塊是晉王府，楊勇與楊廣正在談話。楊廣已除去病巾，為楊勇斟茶。小區塊是大牢，看不見牢中犯人，只擺著各式刑具，小區塊可以先不顯露。)

楊廣：	<p>(白) 府內只有這粗茶，還請皇兄不要見笑。</p>
楊勇：	<p>(白) 賢弟，聽說有人在我贈與你的那罈酒中投毒？當真驚出我一身冷</p>

	汗。
楊廣：	（白）不過是一時疏忽，無妨無妨。你看我這不是好好的。而且也已經捕獲投毒之人。
楊勇：	（白）那就太好了。
楊廣：	（白）皇兄，臣弟有一言相稟。
楊勇：	（白）請說。
楊廣：	（白）實不相瞞，雖然我再三表明絕非如此，父王與母后仍懷疑皇兄便是幕後主使。
楊勇：	（白）唉呀！此話當真？父王母后近日幾番拒絕接見本宮，難道便是以此之故？
楊廣：	（白）約莫是這緣故。奉勸皇兄，近日就算入宮只是自討沒趣，多加解釋也反倒越描越黑，靜待那投毒之人吐露真相也就是了。
楊勇：	（白）那犯人如今身在何方？
楊廣：	（白）押在大牢裡。此人甚是硬朗，遲遲不招。
楊勇：	（白）那是問供的方法不對。我去會會他。
楊廣：	（白）皇兄莫急躁行事……
楊勇：	（白）蒙此不白之冤，如何不急？賢弟在此稍後，本宮去審他個水落石出。
（楊勇下。）	
楊廣：	（唱）金鑾殿、早已是、杯弓蛇影， 那楊勇、渾不知、人心不同， 幾句話、引得他、步步入甕， 叩九霄、萬事備、只欠東風。
（小區塊燈亮。楊勇拿著烙鐵，驚慌，掉落烙鐵。）	
楊勇：	（白）唉呀呀！

	<p>(唱) 為逼供、施嚴刑、一時失算， 讓人犯、自斷舌根、魂歸九泉， (白) 來人，快去喚我賢弟晉王來！</p>
(楊廣從大區塊走到小區塊。)	
楊廣：	<p>(白) 唉呀皇兄這可不好！活犯人成了死犯人便罷，出手的乃是皇兄之事若洩漏，豈不被當作是……作賊心虛、殺人滅口、死無對證？！ (唱) 皇兄重手問人犯， 豈料血口濺方圓， 漫漫雪中猶待炭， 又有新霜來添寒。 到如今、莫說是、反正撥亂， 洗清白、難上難、欲辯無言！ 依臣見、將此事、草草結案， 賞金銀、封眾口、轉危為安。</p>
楊勇：	(懊悔、白) 一切都依你，用我的餉銀去辦吧。本宮先走一步。
(楊勇下。楊廣拾起掉在地上的烙鐵。)	
楊廣：	(看著烙鐵，但是指的是楊勇) 灰溜溜的。
(燈暗。)	

第五場	
(御書房，書房桌上有一大一小兩疊奏章，楊堅坐在桌後，獨孤伽羅坐在桌旁。)	
楊堅：	(白) 大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朕欲免其罪，賢妻以為何如？
獨孤伽羅：	(白) 敢問聖上，赦免崔長仁，莫非是以其為臣妾外兄弟之故？
楊堅：	(白) 這……
獨孤伽羅：	(白) 若是如此，國家之事，焉可顧私！請斬崔長仁。

楊堅：	(白) 那你曾為獨孤陀求情，豈不矛盾？
獨孤伽羅：	(白) 獨孤陀為臣妾異母弟，以貓鬼巫蠱咒詛于臣妾，罪本當死。獨孤陀若蠱政害民，臣妾自不敢言。但咒詛坐為妾身，臣妾便敢請其命。
楊堅：	(白) 好！朕明白了。不愧是宮中稱為二聖的賢妻。 (唱) 王政有失后匡諫， 公正不阿直敢言， 仁愛智慧為婦範， 當使賢名天下傳。
獨孤伽羅：	(白) 不敢。
楊堅：	(白) 不瞞賢妻，朕尚有一事掛懷。
獨孤伽羅：	(白) 臣妾猜，是東宮？
楊堅：	(白) 不錯。廣兒遭毒害一事，原本已經找到了行兇之人，不想竟被太子屈打致死。
獨孤伽羅：	(白) 有這種事？
楊堅：	(白) 不僅如此，太子甚至賄賂相關官吏獄卒要他們草草結案。朕料想這楊勇多行不義，此事之外必定尚使過許多孤不知道的骯髒手段，便派了楊素、姬威明查暗訪……
獨孤伽羅：	(白) 結果如何？
楊堅：	(指著案上那疊較大疊的奏章、白) 真是一筆爛賬！終日酣宴，暱近小人，你我早知，自不在話下。冬至之時，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太子張樂受賀，有失禮制。又，朕令太子掃除劉居士餘黨時，太子竟言道： 「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太子更曾問卜於師姥，而後告訴姬威：「皇上會在十八年駕崩，此期近也！」，楊素又奏，「太子怨望，恐有他變」……
獨孤伽羅：	(白) 唉，其實太子曾對衛王說，「母后不與我一好婦女，甚是可恨。」

楊堅：	（怒白）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這孽子好大的膽子！話說當年皇孫誕生，朕與皇后抱養皇孫不過數日，他便連日派人來索，莫非當時就已有異心？他貌似寬仁和厚，原來盡是矯飾。
獨孤伽羅：	（白）太子先是藥殺了太子妃，繼而企圖毒害廣兒，臣妾怕的不是自身安危，而是皇上與諸子若是礙著了東宮，不知他又要做出什麼事來。
（兩人相對憂愁傷心貌。燈暗。）	

第六場

（東宮庶人村。一張沒有雕飾的普通桌子伴著三條長凳。楊勇穿布衣上。）	
楊勇：	<p>（唱）誤認賢弟——（停、白）唉，還叫賢弟呢。被賣了還傻傻的。</p> <p>（唱）誤認晉王為親近，</p> <p>豈知動機不單純，</p> <p>憂讒畏譏滿招損，</p> <p>困坐後園庶人村。</p> <p>（白）在東宮後園建了這庶人村，住這屋宇卑陋，穿這布衣簡蔽，蓋這草褥殘破，如此寢息，已然數月。為的就是向父王表明悔過之意，那日父王遣尚書左僕射楊素前來，不想楊素故意讓我久候，待我面色不善方入訪，我一時不查，中其奸計，不日後，才聽聞楊素以此為把柄，向父王奏說我雖然屈身陋室，卻怒形於色，並非真心悔懺。想這楊素必是被晉王拉攏的了。不知父王是否能夠明察我乃是遭奸人構陷？</p>
（楊勇在長凳上坐下。從懷中掏出一張折疊了的紙。）	
楊勇：	<p>聽聞新豐人王輔賢善占卜，昨日我便召他前來請問之。（展開紙）王輔賢論曰：（楊勇讀紙上文字）「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楊勇伸出手指戳著紙上的字，戳一字、念一字）皇、太、子、廢、退、之、象、也！皇、太、子、廢、退、之、象、也！（頓）</p>

	噫！當真大勢已去麼。
(燈暗。)	

第七場	
(空台，楊堅、獨孤伽羅、楊勇、楊廣站位如第一場。楊勇仍著布衣。)	
楊堅：	(白)太子不才。
獨孤伽羅：	(白)事實如此。
楊勇：	(白)事實如此。
楊廣：	(白)事實如此。
楊堅：	(白)東宮罪過，朕皆知之矣。此兒不堪承嗣，皇后恆勸朕廢之，朕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
獨孤伽羅：	(白)廢了他。廢了他。
楊勇：	(白)兒臣知罪。
楊廣：	(白)我也是隱忍至今。
楊堅：	(白)朕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不可效尤。朕雖德慚堯、舜，終不以百姓付不肖子也。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獨孤伽羅：	(白)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
楊堅：	(泫然、白)唉。
(靜止。)	
楊堅：	(白)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廢為庶人。移勇于內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
獨孤伽羅：	(白)欽此，謝恩。
楊勇：	(流淚、拜倒、白)幸蒙哀憐，得全性命。 (唱)太子退位庶人勇，

	幸蒙聖上憫恩情， 苟全一家數十命， 腳下不敢有稍停。 (腳步凌亂，下。)
楊廣：	(白)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楊堅：	(唱) 孔明揮淚斬馬謖，
獨孤伽羅：	(唱) 大義滅親萬民福，
楊廣：	(唱) 扶搖直上青雲路。 東宮舊人階下哭。
(燈光轉換表示時間流逝，獨孤伽羅手中多了一枝木杖以為支撐。)	
楊堅：	(白) 庶人罪黜已有兩年之久，是否克己自新？
楊廣：	(白) 楊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附，無藥可救。
楊堅：	(白) 勇兒竟落得如此下場，唉。廣兒要引以為戒。
楊廣：	(白) 兒臣明白。
獨孤伽羅：	(咳嗽、白) 廣兒今後不用再擔驚受怕，我也可以安心去了。
楊廣：	(白) 母后長命百歲。
楊堅：	(白) 長命…百歲。
(楊堅、楊廣各自幻想獨孤伽羅死後的光景，面帶微笑。同時四面八方傳來女子笑聲。)	
獨孤伽羅：	(白) 廣兒？廣兒在哪？
(女子笑聲停。楊堅、楊廣回神，兩人來到獨孤伽羅身邊，一人扶一邊。)	
楊廣：	(白) 廣兒在此。
獨孤伽羅：	(白) 我的好廣兒。我的——
(獨孤伽羅斷氣、下。楊堅、楊廣分別往舞台兩端走後，站定。)	
楊堅：	(矛盾、複雜，唱) 亡一賢妻、頓失了、左右依靠， 失一妒后、卻得了、後宮千嬌。

楊廣：	(白) 可惜、可惜。欣羨、欣羨。 (唱) 萬不能、棄前功、露出馬腳， 一時間、仍然是、難以逍遙。
楊堅：	(遙對楊廣、白) 如今朕能夠依賴的就剩你一個了。
楊廣：	(不看楊堅、與楊堅的意思截然相反；冷酷、白) 就剩你一個了。
(燈暗。)	

第八場	
(仁壽宮。有桌椅與床。楊堅臥病在床，楊廣在床邊服侍醫藥。)	
楊廣：	(白) 父皇，為何眉宇之間似有不快？
楊堅：	(白) 宣華都告訴我了。
楊廣：	(白) 喔？
(楊廣起身將湯藥放在桌上。)	
楊廣：	(白) 宣華夫人說了什麼？
楊堅：	(白) 你是真不知還是佯做不知？
楊廣：	(白) 兒臣不知。
楊堅：	(白) 方才我見宣華神色有異，便問她，為何又羞又怒，她道：「太子無禮！」(頓、威嚴貌) 此事當真？
楊廣：	(態度隨便、白) 喔！當真。
楊堅：	(一時聽錯、白) 如此便好，孤願意相信你。(頓) 你說什麼？
楊廣：	(白) 當真。
(靜止。)	
楊堅：	(怒白) 我已派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岩去召勇兒。 (唱) 憐勇兒、遭枉廢、獨自長恨， 氣楊廣、數十年、假態似真，

	眼前人、冷如常、我自凜凜， 莫非是、皇城內、勝負已分？
楊廣：	（白）還說相信我，這不是打算重立楊勇麼？幸虧你派的是誰呢，幾個事都辦不好的臣子。（從懷中掏出詔書）送來送去，這不是送到我手上啦。 （唱）我見那、宣華夫人、美色絕品， 走了魂、落了魄、險誤龍門， 有楊素、截詔書、堪稱幸運， 天意許我、你如何、逆轉乾坤？
楊堅：	（白）你、你！勇兒！勇兒！
（楊廣欺近楊堅，將他悶死。短暫的安靜，楊廣醞釀眼淚。）	
楊廣：	（唱）忍辱負重二十載， 恃才傲物本色埋， 如今撥得重雲開， 終於苦盡甘將來， 後宮嬌娃粉與黛， 歌舞犬馬伴天涯， 窮極侈靡遊四海， 美酒珍饈俱在懷。 （白）喔，眼淚來了，此乃喜極而泣之淚。內侍！
（太監上。）	
太監：	（白）奴婢在。
楊廣：	（白）皇上駕崩了。傳令下去，先帝遺命，賜庶人楊勇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
（燈暗。）	

第九場

(金鑾殿。空台。局部照明。楊廣與太監上。)

楊廣： (白) 寡人躬承嫡續，自登基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今當設立早朝。內侍，

太監： (白) 奴婢在。

楊廣： (白) 替寡人傳旨下去：滿朝文武，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太監： (白) 領旨。

(太監下。靜止片刻。)

楊廣： (白) 可以笑了，楊廣，可以笑了。

(楊廣不笑。楊堅、獨孤伽羅、楊勇的笑聲傳來，從黑暗中依稀可看見他們的身形。)

楊堅： (白) 可以笑了，楊廣，可以笑了。

獨孤伽羅： (與楊堅話聲重疊、白) 可以笑了，楊廣，可以笑了。

楊勇： (與獨孤伽羅話聲重疊、白) 可以笑了，楊廣，可以笑了。

楊廣： (白) 如今我不用聽你們的。

(笑聲停止。)

餘三人： (白) 事實如此、事實如此。

(燈暗。)

(劇終。)